

山西通志卷第二百十一

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覺羅石麟奉

旨修輯

藝文 三十 論

書

倉頡書契論

衛 恒

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
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
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
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
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諧聲
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

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
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
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
復知有古文謂之蝌蚪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太康
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
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
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
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
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
秦漢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

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
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
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萼
山垂穎山嶽嵯峨而連峒蟲跂跂其時動鳥似飛而未揚觀
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
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
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
高飛邈邈翩翩或振腕縱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
而望之若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
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覩物
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論周大篆秦小篆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
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
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
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
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
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
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
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
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
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
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秦漢
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
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
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
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
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
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顏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
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
短複身顏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震擎鷹跂
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
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
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似鴻鵠羣遊絡繹遷延

通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結
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倅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
處籀籀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
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畧而
論旃

論秦隸字

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隸字漢因行
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
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
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
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
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都

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
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
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
請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
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
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
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 教於秘書今八分皆
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少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
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得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
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
崇此簡易厥用旣 體相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
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

或底平繩直或蜎蠶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竚思而議觀舉大較而論旃

論漢草字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專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

見號念念

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

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頫梁孔達田彥和
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
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
異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
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
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
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
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
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
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
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黝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

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蟾揭
枝絕筆收勢餘縋糾結若杜伯槌毒緣蠟膝蛇赴穴頭沒尾
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
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復古鄉舉里選論

衛 瓘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
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
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
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
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
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
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

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興法益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

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
 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
 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
 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
 與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
 存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
 養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
 違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于是乎在
 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
 則速惠情快則怨博擅恣則興攻惠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
 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
 之
 聞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

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
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
之情信于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
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宰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
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
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
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
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
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
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
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

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元妙處
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
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
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
惜爲宏士行又虧矣老子旣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
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艮節之旨
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
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
于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旣生以
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
覺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
大有非有于無非無于無非無于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

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通
於既過反正於前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
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
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
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
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
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
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矍然
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
著文摘列虛無不亢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
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于顯及其立言在乎
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紛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

典扶明大業有益于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
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
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
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之所能全也理旣
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
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于
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衆泉之鱗
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
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
無奚益于已有之羣生哉

廢莊論

王坦之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